

白先勇

· · ·
小 说 卷
· · ·

TEA FOR TWO

作家出版社

白先勇

· · ·

小 说 卷

· · ·

TEA FOR TWO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TEA FOR TWO/白先勇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5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55 - 8

I. ①T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1818 号

TEA FOR TWO

作 者: 白先勇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冯京丽 秦 悦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数: 274 千

印张: 12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55 - 8

定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 : 小 说 卷
CONTENTS : TEA FOR TWO

- 001 玉卿嫂
- 043 寂寞的十七岁
- 069 我们看菊花去
- 078 芝加哥之死
- 092 香港——一九六〇
- 101 永远的尹雪艳
- 115 一把青
- 133 游园惊梦
- 157 岁除
- 170 梁父吟
- 182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
- 196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

208	思旧赋
216	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
223	孤恋花
236	冬夜
252	花桥荣记
266	秋思
272	国葬
281	夜曲
303	骨灰
319	Danny Boy
338	Tea for Two

玉卿嫂

一

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，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，就那么喜欢她。

那时我奶妈刚走，我又哭又闹，吵得我妈没得办法。天天我都逼着她要把我奶妈找回来。有一天逼得她冒火了，打了我一顿屁股骂道：“你这个娃仔怎么这样会扭？你奶妈的丈夫快断气了，她要回去，我怎么留得住她，这有什么大不了！我已经托矮子舅妈去找人来带你了，今天就到。你还不快点替我背起书包上学去，再要等我来抽你是不是？”

我给撵了出来，窝得一肚子闷气。吵是再也不敢去吵了，只好走到窗户底有意叽咕几声给我妈听：“管你找什么人来，横竖我不要，我就是要我奶妈！”

我妈在里面听得笑着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这个小鬼脾气才犟呢，我就不相信他奶妈真个有宝不成？”

“太太，你不知道，容哥儿离了他奶妈连尿都屙不出了呢！”胖子大娘的嘴巴顶刻薄，仗着她在我们家做了十几年的管家，就倚老卖老了。我妈讲话的时候，她总爱搭几句词儿凑

凑趣，说得我妈她们全打起哈哈来。当着一大堆人，这种话多难听！我气得跑到院子里，把胖子大娘晾在竹竿上的白竹布衣裳一把扯了下来，用力踩得像花脸猫一般，然后才气咻咻地催车夫老曾拉人力车送我上学去。

就是那么一气，在学堂里连书也背不出来了。我和隔壁的唐道懿还有两个女生一起关在教室里留堂。唐道懿给老师留堂是家常便饭，可是我读到四年级来破题儿第一遭。不用说，鼻涕眼泪早涂得一脸了，大概写完大字，手上的墨还没有洗去，一搯一摸，不晓得成了一副什么样子，跑出来时，老曾一看见我就拍着手笑弯了腰，我狠命地踢了这个湖南骡子几下，踢得他直叫要回去告我妈。

回到屋里，我轻脚轻手，一溜烟跑到楼上躲进自己房中去了。我不敢声张，生怕他们晓得我挨老师留堂。哪晓得才过一下子，胖子大娘就扯起喉咙上楼来找我，我赶紧钻到帐子里去装睡觉，胖子大娘摇摇摆摆跑进来把我抓了起来，说是矮子舅妈带了一个叫玉卿嫂的女人来带我，在下面等着呢，我妈要我快点去见见。

矮子舅妈能带什么好人来？我心里想她老得已快缺牙了，可是看上去才和我十岁的人差不多高。我顶讨厌她，我才不要去见她呢，可是我妈的话不得不听啊！我问胖子大娘玉卿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胖子大娘眯着眼睛笑道：“有两个头，四只眼睛的！你自己去看吧，看了她你就不想你奶妈了。”

我下楼到客厅里时，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，好爽净，好标致，一身月白色的短衣长裤，脚底一双带绊的黑布鞋，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学那广东婆妈松松地挽了一个髻儿，一双杏仁大的白耳坠子却刚刚露在发脚子外面，净扮的鸭蛋脸，水秀的眼睛，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

喊作“天辣椒”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。

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，一看见玉卿嫂，就好想跟她亲近的。我妈问我请玉卿嫂来带我好不好时，我忙点了好几下头，也顾不得赌气了。矮子舅妈跑到我跟前跟我比高，说我差点冒过她了，又说我愈长愈体面。我也不爱理她，一径想找玉卿嫂说话，我妈说我的脸像个小叫花子，叫小丫头立刻去舀洗脸水来，玉卿嫂忙过来说让她来帮我洗。我拉着她跟她胡诌了半天，我好喜欢她这一身打扮，尤其是她那对耳坠子，白得一闪一闪的，好逗人爱。可是我仔细瞧了她一阵子时，发觉原来她的额头竟有了几条皱纹，笑起来时，连眼角都拖上一抹鱼尾巴了。

“你好大了？”我洗好脸忍不住问她道，我心里一直在猜，我听胖子大娘说过，女人家额头打皱，就准有三十几岁了，她笑了起来答道：“少爷看呢？”

“我看不出，有没有三十？”我竖起三个指头吞吞吐吐地说。

她连忙摇头笑道：“还有那么年轻？早就三十出头喽！”

我有点不信，还想追着问下去，我妈把我的话头打断了，说我是傻仔，她跟玉卿嫂讲道：“难得这个娃仔和你投缘，你明天就搬来吧，省得他扭得我受不了。”

矮子舅妈和玉卿嫂走了以后，我听见我妈和胖子大娘聊天道：“喏，就是花桥柳家他们的媳妇，丈夫抽鸦片的，死了几年，家道落了，婆婆容不下，才出来的。是个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呢！可怜穷了有什么办法？矮子舅妈讲是我们这种人家她才肯来呢。我看她倒蛮讨人喜欢。”

“只是长得太好了些，只怕——”胖子大娘又在挑唆了，她自己丑就不愿人家长得好，我妈那些丫头，长得好些的，全给她挤走了。

我们中山小学的斜对面就是高升戏院，是唱桂戏的，算起来是我们桂林顶体面的一家了。角色好，行头新，十场戏倒有七八场是满的。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，蛮有点名气，戏院里的那个刘老板最爱拍我们马屁，我进了戏院不但不要买票，刘老板还龇着一嘴银牙，赶在我后面问我妈好，拿了瓜子又倒茶，我白看了戏不算，还很有得嚼头。所以我放了学，天早的话，常和老曾到戏院里逛逛，回去反正我们都不说出来，所以总没有吃过我妈的排头。有时我还叫唐道懿一起去，好像我做东一样，神气得了不得。我和他都爱看武戏，什么《黄天霸》啦，打得最起劲，文戏我们是不要看的，男人家女人家这么你扯我拉的，肉麻死了。

我跟唐道懿溜到后台去瞧那些戏子佬打扮，头上插起好长的野鸡毛，红的黑的颜料子直往脸上抹，好有意思。因为我从小就长得胖嘟嘟，像个粉团儿，那些戏子佬看见我就爱得要命，一窝蜂跑过来逗我玩。我最喜欢唱武生的云中翼，好神气的样子，一杆枪耍在手中，也不见分量似的，舞起来连人都看不见了。那个唱旦角的天辣椒如意珠也蛮逗人喜欢，眉眼长得好俏；我就是不爱看做小生那个露凝香，女人装男人，拿起那把扇子摇头摆尾的，在台上还专会揩油呢，怎么好意思！此外还有好多二流角色和几个新来的我都不大熟，可是脸谱儿和名字我倒还记得。

我见过玉卿嫂的第二天，一放了学，我就飞跑出来催老曾快点送我回去，唐道懿追着出来又要我带他去看戏，说是这天唱《关公走麦城》呢，我上了车回答他道：“明天我再带你去，今天我没空，我要回家去看玉卿嫂。”

“谁是玉卿嫂啊？”他大惊小怪地问。

“就是我的新奶妈哪。”我喊惯了奶妈一时改不过口来。

“哈哈，容容这么大个人还要请奶妈来喂奶呢！”唐道懿拍着手来羞我，两道鼻涕跑出来又缩了进去，邋遢死了！我涨红了脸骂了他几声打狗屁，连忙叫老曾拖车子走了。

我一进了屋就嚷着要找玉卿嫂，我妈说她早来了，在我房里收拾东西呢。我三步作两步地跨到楼上房中去，看见玉卿嫂正低着头在铺她的床。她换了一身亮黑的点梅纱，两只手膀子显得好白净。我觉得她实在长得不错，不过她这种漂亮，一点也不像我们家刚嫁出去那个丫头金蝉，一副妖娆娇俏的样子。她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文文静静的，大概年纪到底比金蝉大得多，不像金蝉那么整天疯疯癫癫的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她后面，大声喝了一下，吓得玉卿嫂回过头来直拍着胸口笑道：“我的少爷，你差点把我的魂都吓走了。”我笑得打跌，连忙猴向她身上跟她闹着玩，我跟她说她来带我，我好开心，那几天我奶妈不在，我一个人睡在楼上，怕得不得了，夜晚尿胀了也不敢爬起来屙，生怕有鬼掐脚似的，还落得胖子大娘取笑半天。我跟她在房里聊了好一会儿，我告诉她我们家里哪个人好，哪个人坏，哪个人顶招惹不得，玉卿嫂笑着说道：“管他谁好谁坏，反正我不得罪人，别人也不会计算我的。”

我忙摇着手说道：“你快别这么想！像胖子大娘，就坏透了，昨天她在讲你长得太好了，会生是非呢！”

三

大概玉卿嫂确实长得太好了些，来到我们家里不上几天就出了许多事故。自从她跨进了我家大门，我们屋里那群斋狠了的男光棍用人们，竟如同苍蝇见了血，玉卿嫂一走过他们跟

前，个个的眼睛瞪得牛那么大，张着嘴，口水都快流出了似的。胖子大娘骂他们像狗舔屎一样，好馋。这伙人一背过脸，就唧唧喳喳，不知在闹些什么鬼。我只是听不见罢咧，要是给我捉到了他们在嚼嘴混说我们玉卿嫂我可就要他们好看！

有一晚吃了饭，我去找门房瞎子老袁，要爬到他肩上骑马嘟嘟，到我们花园去采玉兰。我们花园好大，绕一圈要走老半天，我最喜欢骑在老袁肩上爬到树上去摘花了。其实老袁这个人样样都好，就是太爱看女人，胖子大娘讲他害火眼准是瞧女人瞧出来的。我走到大门口，看见他房里挤了好些人在聊天，湖南骡子老曾，厨房里打杂的小王，还有菜园里浇粪的秦麻子，一群人交头接耳不知在编派谁，我心里很不受用，忙踮了脚走到窗户底下，竖起耳朵用力听。

“妈那巴子！老子今天早晨看见玉卿嫂在晾衣服，一双奶子鼓起那么高，把老子火都勾了上来。呸！有这么俏的婊子，和她睡一夜，死都愿了。”讲话的是小王，这个人顶下作，上次把我们家里一个丫头睡起了肚子，我妈气得把他撵了出去，他老子跑来跪倒死求活求，我妈才算了。

“你呀，算了吧，舔人家的洗脚水还攀不上呢。”老曾和小王是死对头，一讲话就要顶火的。

“罢、罢、罢，”老袁摇手插嘴道，“这几天，你送小少爷回来，怎么一径赶着要替小少爷提书包上楼呢？还不是想去闻闻骚？”讲得他们都笑起来了，老曾气得咿呀唔呀的，塞得一嘴巴湖南话，说也说不清楚。

秦麻子忙指着老袁道：“你莫在这里装好了，昨天玉卿嫂替太太买柿子回来，我明明瞧见你忙着狗颠屁股似的去接她的篮子，可不知又安着什么心！”

几个七嘴八舌，愈讲愈难听，我气得一脚踢开了门，又起

腰恨恨地骂道：“喂！你们再敢多说一句，我马上去告诉玉卿嫂去，看她饶不饶得过你们。”

哪晓得小王却涎着脸笑嘻嘻地向我央道：“我的好少爷，别的你千万莫跟她说，你只问她我小主要和她睡觉，她肯不肯。”

那几个鬼东西哄然笑了起来，我让他们笑呆了，迟疑了一会儿，连忙回头跑到楼上找到玉卿嫂，气喘喘地跟她讲：“他们都在说你坏话，小王讲他要和你睡觉呢！你还不快点去打他的嘴。”

玉卿嫂红了脸笑着说：“这起混账男人哪有什么好话说，快别理他们，只装听不见算了。”

我不依，要逼着她去找他们算账，玉卿嫂说她是新来的，自然要落得他们嚼些牙巴，现在当做一件正经事闹开来，太太晓得不是要说她不识数了？

可是第二天就有事情来了。姑婆请我妈去看如意珠的“昭君和番”，屋里头的人乘机溜了一半，那晚我留在房中拼命背书，生怕又挨老师罚。

滴答滴，滴答滴，钟摆往来不停息，不停息，不停息——

我的头都背大了，还塞不进去，气得把书一丢，一回头，却看到玉卿嫂踉踉跄跄跑了进来，头发乱了，掉了一绺下来，把耳坠都遮住了，她喘得好厉害，胸脯一起一伏的。我忙问她怎么回事，她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我问她是不是小王欺负她了，她点了一点头，我气得忙道：“你莫怕，我等我妈回来马上就讲出来，怕不撵他出去呢！”玉卿嫂忙抓住，再三求我不要告诉我妈，她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少爷千万别闹出来，

反倒让别人讲我轻狂，那个死鬼吃了我的苦头，谅他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看见小王眼皮肿得像核桃那么大，青青的一块，他说是屙尿跌着的，听得我直抿着嘴巴笑。

四

我们在桂林乡下还有些田，由我们一个远房叔叔代收田租，我们叫他满叔。他长得又矮又胖，连颈子也看不见，背底下我们都喊他做坛子叔叔。一年他才来我们家里两三次，只来给我妈田租钱罢了。胖子大娘说坛子叔叔本来穷得快当裤子了，帮我们管田以后，很攒了两个钱，房子有了一大幢，只少个老婆罢了。他和花桥柳家有点亲，所以玉卿嫂叫他作表哥的。不知怎么回事，自从玉卿嫂来了以后，满叔忽然和我们来往得勤了。巴巴结结今天送只鸡来，明天提个鸭来。有事没事，也在我们家里泡上半天。如果我妈不在家，他就干坐着，等到我放学回来，他就跟到我房间里和我亲热得了不得，问长道短的：“容哥儿爱吃什么？要不要吃花桥的碗儿糕？满叔买来给你。”平常他一来只会跟我妈算钱，很不大理睬我的。现在突然跑来巴结我，反倒弄得我一头雾，摸不清门路了。我问胖子大娘为什么坛子叔叔近来这样热络，她笑着答道：“傻哥子，这点你还不不懂，你们坛子叔叔看上了你的玉卿嫂，要讨她做老婆啦。”

“不行啊，他讨了她去没人带我怎么办呢？”我急得叫了起来。

“我说你傻，你把你玉卿嫂收起来，不给满叔看见不就行了。”胖子大娘咯咯咯地笑着教我道。

以后坛子叔叔来我们家，我总要把玉卿嫂拖得远远的，不让他看见，哪晓得他一来就借个故儿缠着玉卿嫂跟她搭讪，我

一看见他们两人讲话，就外面顿着脚叫道：“玉卿嫂，你来，我有事情要你做。”玉卿嫂常给满叔缠得脱不得身，直到我生了气喊起来：“你聋了是不是？到底来不来的啦！”玉卿嫂才摔下坛子叔叔，急急忙忙一面应着跑过来，我埋怨她半天，直向她瞪白眼。她忙辩道：“我的祖宗，不是我不来，你们满叔老拖住我说话，我怎么好意思不理人家呢？”

我向她说，满叔那种人少惹些好，他心里不知打些什么主意呢。玉卿嫂说她也是百般不想理他的，只是碍着情面罢咧。

果然没有多久，坛子叔叔就来向我妈探口气想娶玉卿嫂做媳妇了，我妈对他说道：“我说满叔，这种事我也不能做主，你和她还有点亲，何不你自己去问问她看？”

满叔得了这句话，喜得抓耳挠腮，赶忙挽起长衫，一爬一爬，喘呼呼地跑上楼去找玉卿嫂，我也急着跟了上去，走到门口，只听到满叔对玉卿嫂说道：“玉妹，你再想想看，我表哥总不会亏待你就是了，你下半辈子的吃、穿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你还愁什么？”

玉卿嫂背着脸说道：“表哥，你不要提这些事好不好？”

“你嫌我老了？”坛子叔叔急得直搓手。

玉卿嫂没有出声。

“莫过我还配不上你不成？”坛子叔叔有点气了，打鼻子里哼了一下道，“我自己有几十亩田，又有一幢大房子，人家来做媒，我还不要呢。”

“表哥，这些话你不要来讲给我听，横直我不嫁给你就是了！”玉卿嫂转过身来说道，她的脸板得铁青，连我都吓了一跳。她平常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，我不晓得她发起脾气来那样唬人呢。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坛子叔叔气得指着玉卿嫂直发抖道，“怎

么这样不识抬举，我讨你，是看得起你，你在这里算什么？老妈子！一辈当老妈子！”

玉卿嫂走过来将门帘“眶唧”一声摔开，坛子叔叔只得讪讪地跑了出来。我赶在他前面，跑到大门口学给老袁他们听，笑得老袁拍着大腿滚到床上去。等到坛子叔叔一爬一爬走出大门时，老袁笑嘻嘻地问他道：“满老爷，明天你老人家送不送鸡来啦？送来的话，我等着来帮你老人家提进去。”

满叔装着没听见，连忙揩着汗溜走了。

五

自从玉卿嫂打回了满叔后，我们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了。有的说她现存放着个奶奶不会去做，要当老妈子；有的怪她眼睛长在额头上，忒过无情。

“我才不信！”胖子大娘很不以为然地议论道，“有这么刁的女人？那么标致，那么漂亮的人物，就这样能守得住一辈子了？”

“我倒觉得她很有性气呢。”我妈说道，“大家出来的人到底不同些，可笑我们那位满叔，也不自量，怎么不抹得一鼻子灰？”

从此以后，老袁、小王那一伙人却对玉卿嫂存了几分敬畏，虽然个个痒得恨不得喉咙里伸出手来，可是到底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是远远地看着罢了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倒觉得玉卿嫂这个人好亲近得很呢。看起来，她一径都是温温柔柔的，不多言不多语。有事情做，她就闷声气，低着头做事；晚上闲了，她就上楼来陪着我做功课，我写我的字，她织她的毛线，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去找人扯是拉非，也没看过她去院子里伙着老曾他们听莲花落。她就爱坐在我旁边，小指头一挑一挑，戳了一针又一针地织着。

她织得好快，沙沙沙只听得竹针的响声。有时我不禁抬头

瞅她一眼，在跳动的烛光中，她的侧脸，真的蛮好看。雪白的面腮，水葱似的鼻子，蓬松松一绺溜黑的发脚子却刚好滑在耳根上，衬得那只耳坠子闪得白玉一般；可是不知怎的，也就是在烛光底下，她额头上那把皱纹子，却像那水波痕一样，一条一条全映了出来，一、二、三——我连数都能数得出几根了。我不喜欢她这些皱纹，我恨不得用手把她的额头用力磨一磨，将那几条皱纹敕平去。尤其是当她锁起眉心子，怔怔出神的当儿——她老爱放下毛线，这样发呆的——我连她眼角那条鱼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“你在想什么鬼东西呀？”我有时忍不住推推她的膀子问她道。

她慌忙拿起毛线，连连答道没有想什么，我晓得她在扯谎，可是我也懒得盘问她了，反正玉卿嫂这个人是我们桂林人喊的默蚊子，不爱出声，肚里可有数呢。

我喜欢玉卿嫂还有一个缘故：她顺得我，平常经不起我三扭，什么事她都差不多答应我的。我妈不大喜欢我出去，不准我吃摊子，又不准上小馆，怕我得传染病。热天还在我襟上挂着一个樟脑囊儿，一径要掏出来闻闻，说是能消毒，我怕死那股气味了。玉卿嫂来了以后，我老撺掇她带我出去吃东西，她说她怕我妈讲话。

“怕什么？”我骂她道，“只有我们两人晓得，谁会去告诉妈妈，你不肯去，难道我不会叫老曾带我去？”她拿我是一点都没有办法。我们常常溜到十字街去吃哈盛强的马肉米粉，哈盛强对着高升戏院，专门做戏院子的生意，尤其到了夜晚，看完戏的人好多到这里来消夜的。哈盛强的马肉米粉最出名，我一口气可以吃五六碟，吃了回来，抹抹嘴，受用得很，也没见染上我妈说的什么霍乱啦，伤寒啦。

只有一件事我实在解不过来，任我说好说歹，玉卿嫂总不肯依我。原来不久玉卿嫂就对我说她要回婆家一趟，我要她带我一起去，她总不肯，一味拿话哄着我道：“远得很哪！花桥那边不好走，出水东门还要过浮桥，没的把你跌下水去呢！快别去，在屋里好好玩一会儿，回头我给你带几个又甜又嫩的大莲蓬回来噢！”

她一去就是老半天，有时我等得不耐烦了，忍不住去问胖子大娘：“玉卿嫂为什么老要回婆家呢？”

“你莫信她，她哄你的，容哥儿，”胖子大娘瘪起嘴巴说道，“她回什么鬼婆家啊——我猜呀，她一定出去找野男人去了！”

“你不要瞎扯！你才去找野男人，我们玉卿嫂不是那种人。”我红了脸驳胖子大娘。

“傻哥子！她跟她婆婆吵架才出来的，这会子又巴巴结结跑回去？你们小娃子她才哄得倒，她哪能逃得过老娘这双眼睛。你看，她哪次说回婆家时，不是扮得妖妖精精的？哪，我教你一个巧法子：下次她去的时候，你悄悄地跟着她屁股后头捉她一次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瞎扯了。”胖子大娘的话讲得我半信半疑起来，我猛然想起玉卿嫂出门的时候，果然头上搽了好多生发油，香喷喷，油光水滑的，脸上还敷了些鸭蛋粉呢。

去花桥要出水东门，往水东门，由我们家后园子那道门出去最近——这是玉卿嫂说的，她每次回婆家总打后门去。礼拜天她又要去了，这次我没有出声，我赖在床上，暗暗地瞅着她，看她歪着头戴上耳坠子，对了镜子在钳眉毛。

“我走了，噢。”她临走时，跑来拧了一下我的腮帮子，问我想吃什么，她好带回来。

“上次那种大莲蓬就好。”我转过身去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，她答应一定替我挑个最大的回来，说完，她匆匆地走了。